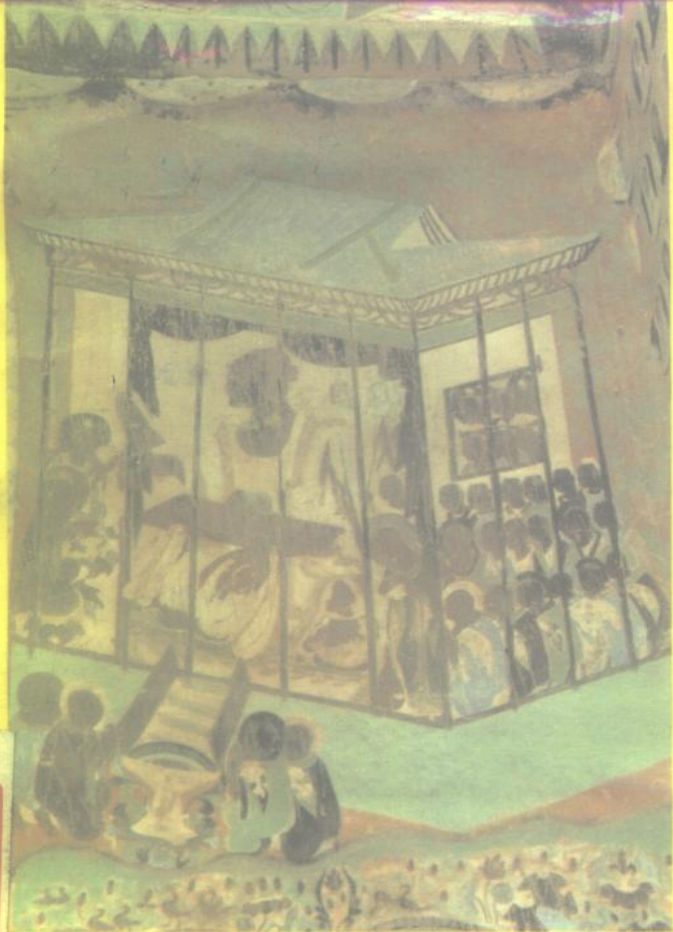




香港 谈锡永

佛经

故事

新编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香港 淡陽水

佛經 | 故事 | 新編

中國友誼出版公司

佛经故事新编

香港 谈锡永 著

中国 **友谊出版公司** 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

$787 \times 960 \frac{1}{32} \cdot 6 \frac{5}{8} \cdot 80\ 000$

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
ISBN 7-5057-0093-6/I·59 定价：1.80元

目 录

自序.....	(1)
鸟听婆罗门.....	(1)
驹那罗眼.....	(26)
阎浮商人.....	(40)
象护.....	(49)
摩登女.....	(58)
王女牟头.....	(68)
鹿女.....	(81)
弃老国.....	(95)
伽罗的咒.....	(108)
目连试法.....	(117)
比丘愚.....	(127)
顶生王.....	(132)

附录:

故事怎样改变为小说

——论谈锡永《佛经故事新编》

胡菊人 (162)

鸟听婆罗门

在过去，天然有一个婆罗门，人虽生得鲁钝，却有一桩本事无人能及，那就是能通晓百鸟的语言。人也就因此称他为鸟听婆罗门。因他有这桩本事，周围的人都传说他是森林的精灵转世，所以请他祭祀祈祷的人就多，几十年下来，也就积得几万贯家私，与一妻一子随缘度日，虽不风光，却也如生活在云端中一样。

不道他六十岁那年，妻子忽得急病身亡，其初，他也自伤心，后来专心早晚祭祀，闲下来时，教教那十三岁的孩子念梵书，或是听听枝头的雀鸟问答，心事便放开了。

如是过了一年，便有人要替他做媒。起初他还想，自己已是快归大梵怀抱的人，何必还要续娶？对那些媒人因也就不很热烈。后来禁不住做媒的妇人，三朝两日走来鼓动，因也随缘相过几次亲。无奈肯嫁他的，都是灰头土面，人品长得略为齐整些的，却又不肯嫁他，相过五七次后，他的心便又冷下来，寻思道：

“那些媒人只不过贪我几个喜钱，我何必

偌大一把年纪，还给她们舞来舞去呢！”

因此，以后凡是媒人上门，都给他三言两语扫出去，来做媒的人从此便渐绝迹了。

忽一日，城中一个有名的利嘴媒婆竟摸上门，乌听婆罗门一见她便皱眉，心想，定又是提那件事的了。

其实不然，利嘴媒婆自己礼拜过祭坛，献过祭品之后，便对乌听婆罗门行头脸伏地的大礼，并央求道：

“圣人，请你慈悲替我在大梵前祈祷，务必要圆满我的一桩心愿。”

乌听婆罗门见说，便问道：

“大梵在上，他一定会圆满你的，只是，你且把愿望说出来。”

媒婆便站起身，复一歪屁股坐在祭坛脚下的一个锦墩上，说道：

“这事说来话长，圣人，你且听我告诉你。老妇这几年添了几岁，身体三朝七日就腰酸头涨，又要东家西家串门，赚口青菜白饭，家中的事，便一向依赖我的养女操劳。谁想这没良心的不害羞，月来只天天对我聒噪，要去嫁人。圣人慈悲，就请你祈祷大梵，庇佑她不要三心两意，好好伺候老妇到百年归老。”

乌听婆罗门见她滔滔不绝一口气说来，心想这事倒奇了，从来没有人有这样的事要来祈祷梵天的，便随口问道：

“你的养女今年多大了?”

“还不到十九岁。”

“十九岁!”鸟听婆罗门听了,不禁喊嚷道:
“作孽,那也该是嫁人的时候了,你还打算把她耽搁到几时!”

利嘴媒人见说,却沉起脸来答道:

“圣人,话不是这样说。虽然女孩子十五岁就该嫁人,但老妇人也总得要有个依靠。你替我祈祷梵天,梵天一定会怜悯我。”

婆罗门心中只自嘀咕,却默不作声。忽地,媒婆伏下身来,吻他的脚,复央求道:

“圣人,就是为这女孩子自己,你也要发慈悲心,祈祷她不要这么快便嫁出去。”

鸟听婆罗门不觉奇怪,咦一声问道:

“这话怎么说了?”

媒婆抬起身子,依然跪在地上,只摊开十指说道:

“女孩子究竟年纪小,懂得什么!圣人明白,我们贱民种姓,嫁的还不是贱民,哪有什么出头的日子!”

鸟听婆罗门一边让她起来,一边答道:

“这也是梵书上定下来的事,难道你还盼她飞上什么高枝?”

利嘴媒婆站直身体,却嚷道:

“圣人,话不是这样说了,当今的彩女,有谁不是出身贱民种姓?一旦给国王幸了,还

不是照样飞上高枝！”

婆罗门见她这样说，便冷冷答道：

“那也得看各人的缘法，这也原是万中无一的事。”

谁想利嘴媒婆听他这样说，便叫起撞天屈来，嚷道：

“我的养女又聪明、又漂亮，简直就是天女下凡，满城人有谁不称赞她的，她有哪一样不及国王左右的彩女……。”

“只是，如今国王已多年没选彩女了。”鸟听婆罗门截断她的话头说道。

“那也可以嫁给刹帝利或者婆罗门做姬妾呀！”利嘴媒婆说着，有意无意睨了鸟听婆罗门一眼：“老妇就是安着这样的心，才来请圣人慈悲的。老妇固然要人照料，让美得象莲花一样的女孩去随便嫁个贱民，却也未免作孽。”

婆罗门见她这样说时，不觉心中一动。想道：

“她把那女孩说得这样漂亮，何不叫她把女孩领来看看，若真的好时，说不定倒是一段姻缘。”

因便沉吟着对利嘴媒婆说：

“也罢，我替你祈祷就是，只是你心想你的养女嫁个什么人？”

利嘴媒婆见问，便笑得眯起眼来说道：

“我还有什么想头，不是真的要她嫁给国

王做彩女，只是能有一主人家，出得起礼金，够养老妇下半世的，我也不忍心耽误她的青春。”

乌听婆罗门听说，便问道：

“那你希望要多少礼金？”

利嘴媒婆忽地又眯着眼笑起来，接口问道：

“难道圣人你自己想要小女？”

婆罗门见她笑得蛊惑，脸上微微一热，忙道：

“哪里，我只不过随口问问罢了。”

那媒婆却不管他，只自顾自说：

“若得圣人肯要时，那倒好了。也不敢计较什么，但求圣人随意打赏老妇人一些，就让那蹄子圆满她的心愿吧！”

说着又伸过头来，在乌听婆罗门的耳边说道：

“好不好让我明天领她过来给圣人看看？老妇不撒谎，她真的出落得一表人材。”

“只是，她才十九岁不到，我却怕她嫌我六十多岁的人老。”婆罗门给她说得心痒难挨，不禁说。

“噯！”利嘴媒婆接口说：“嫁得尊贵的婆罗门种姓就是福了，她怎还敢嫌老嫌少！再说，圣人你保养好，你不说，老妇只当你五十岁不到。”

“去你的！”鸟听婆罗门笑道：“那你明天姑且把她带来吧。”

媒婆听了，便千欢万喜地道谢。告辞前，还转身向大梵头脸着地顶礼，口中喃喃，感谢大梵慈悲，令她们母女两人一齐满意。

第二天，利嘴媒婆果然把她的养女带来。鸟听婆罗门一见，心便扑扑地跳起来，他霎时想起梵书中的一节：

青春带来分外的娇美
有若花蕾展瓣输香
纤细的腰肢圆熟的胸房
有若诸天彩女的造像

当下不说什么，就把利嘴媒婆扯过一旁，谈起聘娶的条件。禁不住媒婆做张做致，终于谈妥，用一千两白银、一百两黄金做礼事，择日迎娶过门。

这注财礼花掉了几乎一半的积蓄，鸟听婆罗门自然心痛，但把女孩娶过门后，不到两个月，心痛就变成疼爱。他想，这女人倒旺夫，自她过门后，来找自己祈祷的人就愈来愈多。从前，还只是些妇人来找自己祈祷，如今，就是左右村落的年轻人也忽然虔诚起来，一日总有四五起，联群结队，央自己祈祷梵天。每次祈祷，出手的供养又比妇人女子大方得多，算

起来，大概挨四五年，就可以把迎娶如今这个妻子的礼事挣回来。

既心生疼爱，乌听婆罗门对妻子便愈觉殷勤，渐渐，也就再无心听鸟儿问答，就是教孩子读梵书时，也是有一搭没一搭。

如是过了几个月。有一天，偶然散步到从前几乎每天晚上都去的林野，忽听得林中有几个声音在应答：

“三天没去找乌听婆罗门祈祷，我的心痒了。”

听见这样说时，婆罗门不禁大为喜悦。因便停了脚步，侧着耳朵听下去。却听见另一个声音啾啾地笑着说：

“何只你心痒，我简直连眼睛也要发痒。”

接着，几个声音便一齐大笑起来。

乌听婆罗门搔搔头，摸不着头脑，心中兀自奇怪。正在这时，又听得一个声音在说：

“如果不依规矩送供养的话，说老实的，我倒愿意每个时辰都去祈祷一次。”

“你当然是了。”又一个声音答道：“那次你趁呆鸟伏下去顶礼大梵时，摸他的老婆一把，那妇人还斜着眼对你笑笑，怎么舍得不每个时辰去祈祷一次！”

乌听婆罗门听了，心便如巨石堕井般一沉。却又听见前一个声音答道：

“你还说呢！那次你顶过礼站起来时，不

是借机打个失兀，靠一靠那妇人的胸么。你别以为我看你不见，那妇人还捏一捏你的肩膀。”

“有意思，有意思。”

接着，便是一阵哄笑。

乌听婆罗门此时只觉浑身发热，双腿发软，又怕林中那群人散出来见到自己，只好抖着腿，轻轻地一步一步溜走。

在回家的半途，他的心就比较平静了。想到，梵书中说得好：

眼见远方起烟时

它未必就是火；

耳听林叶窸窣响

更未必由于风。

这些油嘴滑舌少年的说话，不一定靠得住，何况，焉知不是他们知道自己在林外，故意说这些来气自己呢？

这样想时，心便平了，两条腿也就回复有力了。

“不过，”他又想到：“招惹这群人来家究竟没有好处。也罢，手头还有几文钱，何不明天起就关门闭户，再不替人祈祷祭祀了。”

主意打定，回到家中便不动声息。只见妻子半倚在床，手上拿着一本曲本，正在一时窄着喉咙，一时宽着喉咙唱曲，以前还不觉得怎

样，这会儿瞧着，便觉得分外碍眼，因便皱着眉头对她说：

“你且不要唱，我正要和你商量一件事。”

那妇人听说，把曲本平放在胸前，只也斜着眼看着他。

“我想，”鸟听婆罗门啜啜嚅嚅说道：“从明天起，我再不替人祭祷大梵了。”

妇人听说，即便坐直身来发作道：

“你出门一会儿，回来就起这个主意，莫不是撞了邪！”

鸟听婆罗门吃她发作，又不好说什么，只好低下头来不作声。那妇人见他这样，益发站起身来，把曲本重重地掷在地下，喊道：

“你不替人祭祷，谁白白送供养给你！”

鸟听婆罗门偷望她一眼，只见她正双目圆睁瞪着自己，便忙避开她的眼光，低声答道：

“我还有点积蓄，没供养总也可以勉强过活。”

妇人见他心怯的样子，索性指着他的鼻尖放泼：

“你说，你出门见鬼了么？怎地平白无端断自己的财路！”

鸟听婆罗门究竟是念过梵书的种姓，心念转几个弯，就想出应对老婆的说话：

“我不是见鬼，只是见到一只乌鸦，你知道，我是懂得它们说话的，它叽叽喳喳对我说，祭

礼举行得太不恭敬，梵天不喜，要降灾给亵渎大梵的人。你自然知道，乌鸦从来就是湿婆天帝的使者，它的话，我怎敢不听！”

鸟听婆罗门一口气把话说完，心中也暗自高兴，自己居然撒谎撒得那么圆满。侧眼看妻子听自己说话时，脸上忽地一阵红一阵白，刚才正要放的泼也收起来，心中便更加高兴。

那妇人过了半晌，弯腰捡起那曲本，一倒身又倚着枕头，翘起一条腿自说自话道：

“谁管得你许多事，你信乌鸦的话，你便关门好了。我也省得许多麻烦，你一日行几次祭礼，还要烦我在旁边帮忙张罗。……”

鸟听婆罗门再不听她罗唆，径自走去祭坛前，俯伏在地上祈祷。

从此，这家人的日子就过得清静，再没有人上门，只是那妇人事无大小都一番聒噪，幸而鸟听婆罗门的脾气一向好，时不时赔个小心，又偶尔托进京城的人替老婆捎件把首饰，夫妻倒也随缘度日。

只是时日一久，鸟听婆罗门究竟城府不深，一夜，喝多了点酒，那妇人替他绞把热手巾敷脸，他模模糊糊就说起醉话来：

“你们看，我老婆待我多好，我才不信你们的说话，肯在祭坛前和你们鬼混。”

那妇人听见，手上端的一盆水险些就泼在地上，心想，原来这只呆鸟停止祭祷，是因为

听到些风言风语，他倒撒得好谎。只是，这些事是谁告诉他的呢？眼珠一转，便暗想，是了是了，一定是那个死孩子，他今年十五岁，也懂得事了，一定是他告诉这只呆鸟。

想到这里，便忙走出厨房把水倒掉，又回来替丈夫垫好枕头，还热一壶好茶在房间，自己才歪在一旁睡下。

从那夜起，妇人不但对丈夫温柔，就是对那孩子也异常体贴。鸟听婆罗门见了，心中益发高兴，在早晚二祭时，便常感谢大梵恩厚。

如是，又过了几个月。一日，鸟听婆罗门忽然想到，后园的草已长到没膝，不如趁雨季刚过，把它们割下来，挖个坑，堆起来烧掉，这一坑草灰就正好用来作肥料，在后园种两畦菜，也省得坐食山空。

思量既定，便喊妻子孩儿一起动手。干了半日，野草已割得七七八八，烧火的坑亦复挖好，婆罗门自己仍继续弯着腰割草，却让她母子二人去坑边烧火。

鸟听婆罗门一面割草一面开心，人生难得就是妻子贤美，孩儿孝顺，如今两般都有了，自己又近暮年，此后还是过闭门教子、种菜养花的岁月好，真的不必再替人作什么祭祀了。

他寻思得正美，耳边却忽然响起一声尖叫，抬腰望时，只见妻子脸色煞白，一手掩着胸，一手指着火坑，说不出话。

连忙抛下手中的割草刀，三步两步就跑过去，俯头朝火坑下望，只见孩子正躺在熊熊的火堆上挣扎，闭目张口，样子好不恐怖。鸟听婆罗门也管不得许多，纵身就要跳下去救他，却吃妻子拦腰抱住，死命不放。

“放手呀，救孩子要紧！”

“不，跳下去会烧死你的。”

“烧死我也要救他！”

“救命呀，你们出来救命呀！”

他们两人的呼喝声和尖叫声，惊动了两边的邻舍，纷纷隔着篱笆出来探望，一瞧情形不对，几个人便推倒篱笆过来救火。

半晌，草堆熄了火，孩子也已被救上来，只是人已烧得浑身水泡，奄奄一息。鸟听婆罗门坐在地上，把他拦腰抱住，眼中的泪便一睫一睫直流下来。

邻人赶快跑去替他请医生，及至医生来时，孩子喊一声爸，灵魂便归梵天去了。几个邻人七扶八搀，把鸟听婆罗门扶回屋内歇息，一面又劝他不要伤心。

这时，鸟听婆罗门才想起问他的妻子，事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。

“孩子颇皮，火烧红起来，他就高兴得在坑边跳脚，一个失兀，他就掉在坑里了。”

那妇人一壁答，一壁竟也呜咽起来，顺手用衣袖拭一拭泪。

“你就站在他旁边，为什么不拉他一把呢？”
鸟听婆罗门瞪着眼问。

那妇人见问，不觉发怒起来，说道：

“你们左邻右舍来评评理看！我丈夫整天教我要学梵书的道理，梵书上不是说么，凡做人妻子的，除丈夫外，不可接触别的男人的身体，这孩子已经长到十五岁，我又不是他的亲妈，好和他拉拉扯扯吗！”

“你真是个蠢女人！”

鸟听婆罗门切齿骂道。

妇人吃他骂，益发凄凄切切地哭起来，要死要活。众邻舍自然做好做歹劝她，其中有一个老头，对鸟听婆罗门发作道：

“你还抱怨什么呢？万事都是因缘。难得你老婆这般遵照梵书的说话，你应该疼她才是，还好去怨恨她！”

鸟听婆罗门听了，觉得这话也未尝没有道理，她出身贱民种姓，自然不会理解梵书的奥义，不过也亏她记得自己的说话。这样想着，心就平了。

众邻舍见他们夫妻无事，略劝几句，又答应明天来帮忙安排孩子的葬礼，当下也就散去了。

及夜静时，鸟听婆罗门兀自伤心流泪，他妻子便过来对他说：

“其实也是我不好，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